“女真”与契丹小字“山”

周建奇（内蒙古大学蒙语文研究所）

内容提要： 关于曾经在我国北部建立过一个强大的金王朝的女真族，其族名的由来，迄今犹无定论。本文利用多语种的语言材料，从女真、蒙古等周边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对契丹字“山”与奴儿干、女古、斡罗个、nirugu、niruqu、柔然、女者、女真等词之间的可能联系作了探讨。文章认为，女真非米里真、朱先、主儿扯之异译，最初“女真”不专指米里真或朱先，还包括有吉列迷，赫哲等其他民族在内；专用于指朱里真，二者的等同，当是后来的事。

关键词： 女真　朱里真　朱先　主儿扯　山（契丹小字）　nirugu（n）　柔然

12世纪初叶到13世纪初叶，在我国北部建立过一个强大的金王朝的女真族，其族名的由来，迄今在史学界中犹无定论。《大金国志·金国初兴本末》中说：“金国本名朱里真，番语舌音讹为女真，或曰虑真，避契丹兴宗名，又曰女直”。在女真文文献中，“女真”一词的读音为“朱先”或“住舍”[①]。在汉字音译的《元朝秘史》中，“女真”的蒙古语读音，被用汉字标作“主儿扯惕”（§274）。把这几种记载对照起来看，《大金国志》所说的“金国本名朱里真”，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朱里真、朱先、主儿扯惕的读音大同小异，可视为同名异译，但其后所说的“番语舌音讹为女真或曰虑真”，就使人难以尽信了。女真、女直的开头声母是“泥”（n），虑真是“来”（l），而朱先、主儿扯惕、朱里真等均为“章”（tɕ），语音相差较大。除非我们把“女”读作“汝”，把“虑”读作“摅”，音是相近了，然这却又于史无征。“女”、“汝”固然相通，但“虑”、“摅”难以互假。因此，女真一词不像是朱里真的异译或简译。朱里真、主儿扯、朱先等，似为其本族自称，而女真、女直乃外族对他们的称呼。这两类名称应加以区别。

关于女真名称的由来，阿桂等撰《满洲源流考》中说：“宋刘忠恕称金之姓为朱里真，夫北音读肃为须，须朱同韵，里真二字合呼之近慎，盖即肃慎之转音，而不知者遂以为姓”[②]，认为女真出自肃慎，二者为同名异译。这仍是把女真与朱里真混为一谈。即使女真兴起于肃慎故地，女真可能为肃慎遗裔，朱里真与肃慎可能为同名异译，但从女真与肃慎在语音上的差异看来，此二者似非同出一源。

有些学者把女真与唐代室韦中的如者部相提并论。伯希和在《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一卷，第386页）中，推测女真即唐代如者。李学智在《释女真》（《宋史研究集》，1966年，台北，第三卷，第351—384页）一文中，以女真为如者的转讹[③]。但有些学者却以为“如者即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俞折，亦即辽代于厥或羽厥，元代宏吉剌，应属蒙古族。女真源于肃慎、挹娄、勿吉、黑水靺鞨，比唐代的如者早千余年，即已生活在松花江以东地区，与大兴安岭以西的如者或俞折，很难有什么关系”④。

作为民族，也许如者与女真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即使如此，地理上的距离也并不足以成为否定其关系的理由。他们之间虽有大兴安岭这重交通障碍，但黑龙江欲使他们一水相连。如者（上古音 ȵia-ʈia→中古音 nʑio-tɕia）与女真（上古音 nĭa-tɕĭen→中古音 nĭo-tɕĭĕn）、女直（上古音 nĭa-dʻĭĕt→中古音 nĭo-dʻĭĕt）在语音上的相似是十分明显的，他们的关系值得探讨。如者是否即《新唐书·回鹘传》中的俞折和《元史·特薛禅传》中的弘吉剌，在此处暂且置之不论。关于如者与羽厥或羽厥里的关系，在新出的《中国民族史》中说：“辽金时，室韦又重新组合。……大如者部、小如者部则向西北迁徙，形成为于厥里部”⑤。如者与羽厥，读音不同，不像是同名异译，二者可能是有某种渊源关系的部落。陈述在他的《契丹政治史稿》中说：“羽厥里即于厥，亦即乌古”（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1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辽宋金西夏史·乌古》中亦说：“（乌古）有乌古里、于厥、羽厥、奴厥律诸译”。羽厥里即乌古，大概没有什么问题，但似乎不能把二者简单地看作同名异译。内田吟风引证五代胡峤《陷虏记》，“认为奴厥律即柔然王族郁文律氏的后裔”⑥。如果奴厥律相当于郁久闾，如者就似有可能为柔然的异译。无论如何，如者在语音上与柔然（上古音 ȵiəu-ȵiən→中古音 nʑĭəu-nʑĭɛn），而不是与羽厥相近。与羽厥关系相近的是乌古。在拙文《释木骨闾》⑦中，曾以蒙古语 ũker “牛”解释“郁久闾”的音义，与之相对应的古突厥语的 ökü̇z “牛”，在语音上不就正与辽代的乌古相当吗？因此，对于羽厥里即乌古之说的正确理解应当是：羽厥里为其蒙古语名称，而乌古则为一种突厥语的称呼。在这里顺便说一句：辽代的羽厥里即乌古，似乎对我所构拟的“郁久闾”的 ũker “牛”这种音义提供了一个证据。

由此看来，女真和女直在语音上，不仅可以与如者，而且还可以与更早一些的柔然相比拟。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杨宪益，在他的《译余偶拾》中（第 291－292 页），根据蠕蠕语与女真语的相近和“柔然”、“女真”读音的类似，认为南北朝时期的柔然为后来女真的前身。他的这个看法，由于除语音的近似而外，未提出任何其他更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在学术界中，没有引起注意。我以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应当进一步深入研究。柔然是否为女真前身，目前还很难说，有愈来愈多的证据表明，这是一个操蒙古语而非说女真语的民族，但不排除女真人中有柔然人的成分和女真人头上戴有一个柔然语名称这样的可能性。从语音看来，“柔然”与“女真”似乎为同一阿尔泰语词，只是在蒙古语和满语中有不同的形式和读者。

在拙文《柔然族名试释》中⑧，曾以蒙古语的 niri'un-niru'un “脊梁；山脉”解释“柔然”这个族名的音义。此词的书面蒙古语形式为 nirugu（n），在布里亚特语中为 nurgan，在卡尔梅克语中作 nurghan。据蒙古语专家说，蒙古语中的某些像-rg-，-rk-这样的音组，与满语的-j-，-č-相对应，如：蒙古语 nidurgan，nidurka“拳头”＝满语 nujan＜*nurgan＜*nudurgan＜*nudurkan “拳头”⑨。这一语音规律，如能成立，当亦适用于布里亚特语的 nurgan 或卡尔梅克语的 nurghan 之类的词，在满语中，它们就可以有 nujan 或 nujan 这种与“女真”极其近似的读音，虽然满语 nujan＜*nurgan 的涵义是“拳头”，而不是“山脉；背脊”。

布里亚特语的 nurgan 和卡尔梅克语的 nurghan “背脊；山脉”，不仅按满语读音可作 nujan，与“女真”音近，而且还与女真史上的一座名城奴儿干同音。奴儿干位于现今黑龙江下游，阿姆贡河口对岸的特林地方，在辽金时期，具名寂然无闻，可能即以其满语形式“女真”（nujan）载入史册；在元代，为东征元帅府所在之处；在明代，为统辖整个女真地区 384 卫、24 所的奴儿干都司治所在地。距今约百年以前，曹廷杰在见到《永宁寺碑记》之前，犹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以为奴儿干在黑龙江呼兰西北通肯河地方的奴儿城废墟，及至见到《碑记》之后，才肯定明代奴儿干都司的治所在今特林地方[①]。李健才在他的《明代东北》一书中，据黄溍《黄文献公集》卷十所记："东征元帅府道路险阻，崖石错立，盛夏水活乃可行舟；冬则以犬驾杷行水上"，解释奴儿干一词的涵义说："这一带，元称弩儿哥，明称奴儿干，清称尼噜罕或尼噜干，满语是画的意思，即这一带风景如画"(第52—53页)。原存于奴儿干石砬或石矶上的《永宁寺记》碑中确实说："奴儿干西，有站满迳，站之左，山高而秀丽"。尼噜罕或为满语 nirugan "图画"的音译，但也许不能以之解释奴儿干一词的涵义，值得注意的倒是其中的"山高"这两个字。奴儿干在《永宁寺碑》的女真文中作"奴·鲁·厄 nu-ru-(g)ə"[①]。没有见到此碑蒙文本的文献，不知道奴儿干在蒙文中是怎样写的，或许就是写作 nurgan，因为在元、明两代，此地均以奴儿干著名，显然为其音译。该地今名特林，在当地居民费雅喀或尼夫赫人的语言中涵义为"山崖"。奴儿干之名当由永宁寺建立于其上的这座石砬或石矶而来。从布里亚特语 nurgan，卡尔梅克语 nurghan "背脊；山脉"和该地今名特林意谓"山崖"看来，奴儿干一词可能具有某种山的涵义。此奴儿干(nurgan)，按前所述，在满语中亦可读作女真(nujan)，与柔然、如者音近。大概这一名称，或由此地区的"山崖"而来，或为从黑龙江上源顺流而下的柔然人或如者人所带去。如果说柔然和如者在地理上与女真相去遥远，奴儿干可就在女真人的居地之内了。

奴儿干不仅在明代是女真地区的重镇，在更早一些的时候，还可能是女真人聚居之地。《永宁寺记碑》说："东北奴儿干国，道在三译之表，其民曰吉列迷及诸种野人杂居焉"，似乎当时(1413年)该地居民主要为吉列迷人，但是，《重建永宁寺记碑》(1433年)邻说："奴儿干国，远□□之表，道万余里，人有女直或野人、吉列迷、若夷"，显然又以"女直或野人"居于首位。"女直或野人"这种提法亦可注意，似乎隐指女直之涵义为"山野人"。无论如何，在明初，当地有相当数量的女真人，是可以肯定的。在辽代，女真人的迁徙或扩展，是由东北向西南。大概奴儿干地方的女真人，在当时可能要比在金朝以及其后要更多一些。当然也可以作一种反向的推测，这里的女真人，是金亡以后迁去的。不过，从女真人的前史看来，他们的先辈早已居住在这一带地方了。

女真被认为出自唐代的黑水靺鞨，甚至为其易号。《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载："黑靺鞨居肃慎地，亦曰挹娄，元魏时曰勿吉，直京师东北六千里，东濒海，西属突厥，南高丽，北室韦"。杨保隆在他的《肃慎挹娄合考》一书中，据此推定黑水靺鞨的地理位置说："黑水部在今同江县以下的黑龙江南北两岸，后有黑龙江中下游及外兴安岭以南包括库页岛在内的辽阔土地"(第239页)。奴儿干显然是在黑水靺鞨即女真人境内。在辽代，居住于滨日本海和黑龙江下游地区等广大地区内的原黑水靺鞨边远部落，被称为"东海女真"或"黄头女真"(同上，第250页)。奴儿干地区的女真，当在黄头女真之列。大概黄头女真，除女真人之外，还包括有吉列迷及其他民族在内。

在女真史上起过卓越作用，统一各部建立起金王朝的完颜部，其最初居地也可能距奴儿干地方不远。完颜部出自黑水靺鞨中的安车(～居)骨部。关于安车骨部的所在地，说法不一，或以为在今黑龙江省哈尔滨以南的阿什河流域，或主张"在今伯力以南，饶河以北乌苏里江左右、东至海广大地区"，"其后奔散，后来辽代有按出虎水，可能即其一部分奔散至此"[②]。从史书所载靺鞨各部的相对位置看，当以后说为是，因为位于黑龙江中不游的黑水部，正合《隋书》，《新唐书》等所载："在安车骨西北"。从后一说，完颜部的原始居地就和奴儿干同属东海地区。中原地区获悉女真之名，是通过靺鞨和契丹。《文献通考》卷327说："唐贞观中，靺鞨来朝，太宗问其风俗，因言及女真之事。自是中国始闻其名，契丹目之曰虑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真”。可见女真是靺鞨人和契丹人对他们使用的名称。这些靺鞨人大概属满语系。他们把蒙古语的“奴儿干”（*nurgan）按满语读作“女真”（ nujan）是很自然的。《宋会要辑稿》所说的宋太祖建隆二年（961 年）以后屡次入贡的三十部女真“本姓拏”，而不姓完颜，一般以为此驽氏即《金史》中的拏懒氏[9]。但这个“拏”字，似乎就是“奴儿干”的异译或简译。《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说：“纳里哥、亦里干、纳里干亦即驽儿干或驽儿哥的异译。纳里哥为族名，驽儿哥、奴儿干皆地名。纳里哥族即指分布在驽儿哥（奴儿干）地方（今黑龙江下游特林至江口南北一带）的民族而言”。（第 209 页）“拏”（ná）、“纳”（nà）同音，仅调值不同。“拏氏”或许为“纳里哥”，亦即“奴儿干”的异译或简译。虽然“纳里哥”并不专指女真人而言，女真人被称为纳里哥人或奴儿干人，则是极其可能的。

靺鞨人和契丹人用“奴儿干”（*nurgan“背脊；山脉”）的一种变体“女真”（*nujan）称呼朱里真人或主儿扯人，也许还可以从契丹小字中的“山”字得到证明。契丹小字借用汉文的“山”字表示女真人所建立的金国的“金”字。契丹小字中的这个“山”字，至今还未见有确切的解读。研究这种文字的学者们意见分歧。有的学者推测，契丹人在借用汉字时，也像日本人那样，对某些字采取一种“训读”的方法，此字“可能具有‘讷都’（*nutug）、‘塔格，（*dogo，*doko）等音值”，除表示“山”外，还可“用以表示契丹语‘戊己土’、‘主、上’、‘弟’等”[10]。有的学者则断然否定契丹小字有训读法，认为“契丹小字‘山’在表示‘戊己’时，当‘黄’字讲，在《郎君行记》中当‘大金国’的‘金’字讲，其原因概出于契丹语中‘黄’与‘金’是同音字，都音‘女古’”[11]。前者几乎完全根据汉文“山”字的涵义，在阿尔泰系语言中，觅一语义相当之词，以解读此字；后者则适然相反，根本不考虑汉文“山”字的涵义，只依据契丹语解读契丹文“山”字的音义。在我们看来，前者置契丹语的“金”字的音义于不顾，与后者忽视汉字“山”的涵义，同样都是不对的。契丹人既借用汉字，就不可能完全抛开汉字的意义，否则就没有必要借用汉字了。我以为，用书面蒙古语的 nirugu（n）“山脊，山脉”作解释，也许就能把这个契丹字的形、音、义等方面全都照顾到了。

契丹小字的“山”，或表示“大金国”的“金”，或表示十个天干中的“戊己”，但不明其读音。《辽史·国语解》：“女古，金也”。《契丹国志·初兴本末》：“袅罗个没里，复名女古没里者，……华言所谓黄河是也”。金国也就是女真国。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契丹小字“山”的读音定为“袅罗个”、“女古”和“女真”。刘凤翥说：“‘女古’的‘女’读若‘汝’，“女古”、‘袅罗个’、‘洛孤’、‘如洛 ’、‘饶乐’、‘弱洛’等皆为同音异译，原意为‘黄’，即‘黄’之意”[12]。“女古”的“女”固可读若“汝”，但我们却无法把“袅罗个”的“袅”也读作“汝”。他提出的这个读法，使本来可以通解几个词，反而互相抵牾起来了。在这里，我们大概只能说，上古汉语中的“女”的声母“泥”（n），与“如”、“饶”、“弱”的声母“日”（ȵ）音近。“女”和袅”的声母相同（均为泥母），正表明此处的“女”不能读作“汝”。“女古”、“袅罗个”仅与“饶乐”、“弱洛”、“如洛瑰”等词的上古读音相近，换句话说，它们是西拉木伦河的不同时代的音译；辽以前译作“饶乐”、“弱洛”、“如洛瑰”的这个词，在辽代被译作“女古”和“袅罗个”。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女真”、“女古”、“袅罗个”显然为同名异译，或译自同一词的几种不同的变体，具有“金”、“黄”、“山”、“戊己”等涵义。蒙古语的 nirugu（n）“山脊，山脉”在主音和语义上是否与“女真”、“女古”、“袅罗个”相当呢？蒙古语的 nirugu（n），除表示“山脊，山脉”而外，是否还有“金”、“黄”、戊己”的涵义呢？契丹语“女古”、“袅罗个”，在“金”、“黄”、“戊己”之外，是否也有“山”的涵义呢？

在语音方面，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女真”相当于与书面蒙古语 nirugu（n）“山脊、山脉”相对应的布里亚特语 nnrgan 的满语式读音 nujan。至于契丹语“女古”和“袅罗个”，它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们显然与书面蒙古语 nirugu（n）音近。此外，在《蒙古语大辞典》中，还有 niragun，nirogu“腰、背峰”这样的形式，亦可参考。由于《元朝秘史》中的“你鲁温 niru'un”（§147）与书面蒙古语 nirugu（n）相对应，我们可以设想，《元朝秘史》中的“你里温 niri'un”（§259）亦当在书面蒙古语中有一与之相对应的形式 nirigu（n）。这个 nirigu（n）的读音就与“女古”十分接近了。

在语义方面，契丹语“女古”、“袅罗个”，在史料中虽无明确的“山”的涵义的记载，但我们可以作一种间接的推测。《辽史》中有一些人名如：涅烈衮、涅鲁衮、涅鲁古、涅里衮、泥离衮、涅拉昆等，似与袅罗个为同名异译。《辽史》卷79载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女里，字涅烈衮，逸其氏族，……一日，至雅伯山，见一巨人，惶惧走。巨人止之曰：‘勿惧，我地祇也。葬尔母于斯，当速诣阙，必贵’。女里从之……。”女里之名，显然由葬母于雅伯山而来。类似的以山为名，可参看《新唐书·安禄山传》：“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为觋，居突厥中，祷子于轧　山，虏所谓斗战神者，既而妊。乃生，……母以神所命，遂字轧　山”。历史上，北方民族人物的名与字，往往具有同样的涵义。例如北齐斛律金字阿六敦，阿六敦在突厥语中涵义为“金”。此外的“女里”和“涅烈衮”似皆涵义为“山”。“女里”音近于拉慕特语或鄂温语的 nerī/nirī“脊椎，背”，中世蒙古语的 niri'un“脊，山岭”[16]，而“涅烈衮”则近似于书面蒙古语 nirugun“山脊，山脉”。由此看来，读音为“袅罗个”或“涅烈衮”的契丹小字“山”，似具有汉字“山”的涵义。

“山”在契丹小字中表示“大金国”的“金”字，蒙古语 nirugu（n）“背，背脊；山脊，山脉”没有“金”的涵义，但是，“金”与“山”的关系，在阿尔泰语系民族中，都是十分密切的。著名的阿尔泰山的蒙古语名称就是阿尔泰尼鲁古（Altayin nirugu），意思就是“金山”。在契丹人居住的地区也有不少金山。“《明统志》：[金]山在开原西北三百五十里辽河北岸，又西北三十里曰东金山，又二十里，曰两金山，三山绵亘三百余里”[17]。可惜我们不知道这些山的契丹语名字。《辽史·百官志·国语解》中载有辽代采炼金的政府机构名为“山金司”，亦可见山与金关系的密切。无论如何，山中出金的观念，在阿尔泰语系民族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最有趣的是成吉思汗的氏族称为“黄金氏族”（Altan urug）[18]，拉施特《史集》载：这个氏族相传出自“尼伦”[19]（nīrū'（u）n，即 nirugn（n）“背脊，腰背；山脊，山脉”），而与成吉思汗的帝族有亲密关系，“生女世以为后，生男世尚公主”（《元史·特薛禅传》）的弘吉剌氏，其始祖、按《史集》的记载，出生于一个“金器”（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62页）。如果按某些学者的看法，弘吉剌就是辽代于厥或羽厥[20]，亦即南北朝时期的柔然始祖郁久闾[21]之后，而按我们的推测，“柔然”为 nirigun，nirugun 或 nurgan，亦即“尼伦”的音译，弘吉剌的起源也同样出自“尼伦”了。“尼伦”也就与“金器”有了关系。可见“尼伦”可能有“金”的涵义，或与“金”关系密切。

成吉思汗的帐殿被称为“大金帐”，他的长子术赤的封国名为“金帐汗国”。《金帐汗国史》的作者推测“金帐”这个名称，是由于受了金国的影响而来[22]。“金帐”一词大可注意，从中亦可看出，与蒙古语 nirugu（n）“山脊，山脉”音近的契丹语涅里衮，涅鲁衮，可能有“金”的涵义。此词不仅见于成吉思汗和他的后继者的时代，它的一些相应的形式，在各种阿尔泰语中，似乎散布甚广，在《元朝秘史》§184中就载有王罕的“阿勒坛·帖儿蔑（altan terme），旁译“金撒帐”。《辽史·太祖纪》中的“涅里衮阿钵”这个人名，其中的“涅里衮”音近于契丹语“袅罗个”或“女古”，涵义可能为“金”，“阿钵”则似为突厥语 ev 或 āv“房屋”的音译[23]，二词合义亦为“金帐”。《魏书·吐谷浑传》中的若洛鬼，又名慕容鬼（《魏书·徒何慕容鬼传》），显然其名由“若洛”与“鬼”二词组成。“若洛”与“饶乐”、“弱洛”等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显然为同名异译，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其古音近于“女古”、“袅罗个”，涵义亦可能为“金”，而“鬼”则似为突厥语 av，ab，ō，ūi“房屋”的音译，即“阿钵”的一种变体，二词的合义也是“金帐”。由此看来，蒙古语的 nirugu（n）“山脊，山脉”虽不具“金”的涵义，但它在契丹语中的相应形式“涅鲁衮”、“涅里衮”、“袅罗个”、’女古”是可能具有这种涵义的。

“山”在契丹小字中，除表示“大金国”的“金”字而外，还表示天干中的“戊己”。“戊己”在五行说中为“土”或“黄色”。契丹小字“山”在表示“戊己”时，究竟涵义为“土”或是“黄色”呢？我们知道，在蒙古语中，天干有两种表示法：一种是用阴阳五行，倒如以 eresǐoi“阳土”和 eme šioi“阴土”表示戊知己；另一种是用十色，例如以 šira“黄色”和 širagčin“米黄色”表示戊和己。在满语中只有十色表示天干，例如分别用 suwayan“黄色”和 sohon“黄绿色”表示戊和己。契丹小字单用一个“山”字表示戊和己，似乎指的是“土”而非“黄色”。在观念上，也是“山”与“土”比较近，而与“黄”较远。北方民族以“山”表示“土”，在历史上已有先例。在拙文《关于挑花石》中[9]，曾依据历史语言资料，证明北魏王族姓氏“拓跋”，当是突厥语 tay-baš“山头”的音译。《魏书·序记》说：“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山头”在其中变成了“土后”，这就是以“山”代“土”。契丹小字“山”，在表示“山”之外，也可能有“土”的转义，但这似乎与前面所说的契丹小字“山”可能具有“金”的涵义相矛盾，因为在“五行”中，不可能用同一个字既表示“金”，又表示“土”。不过，在蒙古语中，五行中的“金”，不是用 altan“金”，而是用 temur“铁”表示。在契丹小字中，表示十干中的“庚辛”，用的是一个“水”字，读音不明，如果确实是表示的五行中的“金”，当可按《辽史·食货志》：“曷术，国语铁也”，读作“曷术”，而不致与“山”相冲突。

从契丹小字“山”的字形在汉语中的涵义和它在契丹语中所表达的事物看来，这个契丹小字可能具有“山，金，土或黄”等涵义。由于它的“金”和“黄”的涵义，与契丹语“女古”、“袅罗个”相同，它的读音可以构拟为“女古”或“袅罗个”，近似于蒙古语 nirigu，nirugu，nirogu 或 uiragun“背脊，山脊，山脉”，义亦相近。蒙古语 nirugu（n）的一种布里亚特语变体 uurgan，按满语的读法，可读作 nujan，逼似“女真”的读音。nirugu（n）、nutgan 还与柔然或如者的古音相近；nurgan 或 nurgan 与女真史上的一个重要地区奴儿干同音；女真之名或由黑龙江上源的柔然或如者带至下游的奴儿干地区，或由奴儿干（*nurgan）的变体女真（*nujan）而来。女真非该民族之自称，而是经过可能是使用一种满语的蒙鞑人传入契丹和中原，从而著诸历史；其自称大概是朱里真、朱先或主儿扯，因此，女真非朱里真、朱先、主儿扯之异译。最初“女真”不专指朱里真或朱先，还包括有吉列迷、赫哲等其他民族在内；专用于指朱里真，二者的等同，当是后来的事。这就是本文对女真一词所作的历史语言的考察所得出的结论。（收稿日期：1993 年 12 月 16 日）

[责任编辑 彩娜]

注释

① 见金启孮，《女真文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 30、118、168－9 页。

② 转引自杨保隆，《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247 页。

③ 参见 H·福赫伯，《契丹语考》，黄振华译，载《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 5 集，第 73 页。

④㉑ 参看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70—71 页。

⑤ 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册，民族出版社，1990 年，第 296 页。

⑥㉒ 转引自周伟洲，《敕勒与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36 页。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⑦ 载于《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1期。

⑧ 载于《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1期。

⑨⑰ 参看 ш. Озава (Я пон)，"Монгол Я пон хэпний хопбоо"，《Опон упсын монсопч эрэмтний I V их хурап I ботъ，乌兰巴托，1985年，第416页。N. Poppe，《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r altaischen Sprachen》第39页。

⑩ 见傅朗云等，《曹廷杰与永宁寺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页。

⑪ 见金启孮编，《女真文辞典》，第21、100、226页。

⑫ 张博泉等，《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1页，参看孙进己等，《女真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39页。

⑬ 孙进己等，《女真史》，第7页；张云樵，《吉林满族的渊源及衍变考略》，《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第215页。

⑭ 黄振华，《契丹文〈郎君行记〉，转释》，《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第295页。

⑮⑯ 刘凤翥，《契丹小字山和山的解读及其他》，《宋辽金史论丛》，第一辑，第318、320页。

⑱ 臧励和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538页。

⑲ 参看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58页。

⑳ 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49—250，291页。

㉓ Б. Д. Греков, А. Ю. Я кубовский,《Золотаяорда и ее падение》，1950年，第59—60页。

㉔ 参看拙文，《辽代契丹半丁零》，《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㉕ 见《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论文摘要·

民国时期伊克昭盟王公统治的衰落

作者：金　海　字数：12000字　刊载处：《蒙古史研究》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

蒙古王公制度确立于清代。民国时期，蒙古王公制度发生了一些变化。研究这一变化过程，对于深入了解近代蒙古族社会政治制度及其阶级结构的演变具有很大意义。本文通过研究伊盟王公统治的衰落过程，揭示蒙古王公制度最终灭亡的命运。

本文由两部分内容组成。

第一部分首先阐述了伊盟王公制度的由来及清末以来所出现的王公统治衰落倾向；接着阐述民国时期蒙古王公制度得以继续保留的缘由，即1912年8月北洋军阀政府颁布了《蒙古待遇条例》，以法律形式保留了蒙古王公制度。国民党当政之初曾计划取消王公制度，但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蒙族方面的反对，国民党政府于1929年春作出允许蒙古王公制度暂时照旧保留的决定。到了30年代后，国民党政府为了"安定蒙族"，采取了"推崇王公"的羁縻、笼络政策，使得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蒙古王公制度一直保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

文章第二部分通过民国时期伊盟王公在盟旗政治生活中逐渐失去以往的主宰地位，原来所享有的种种特权日益被削弱，通过具体事例来阐明了蒙古王公统治的衰落情况。文章从三个方面总结了伊盟王公统治衰落的原因：一、人民革命斗争的冲击。举出民国时期在伊盟鄂托克旗、达拉特旗、乌审旗发生的几次"独贵龙"运动，20年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伊盟的活动，30年代以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等对王公统治的衰落所起的作用。二、实权派官僚的专权跋扈。举了乌审旗、鄂托克旗、准格尔旗的形形色色的实权人物专权实例及其对王公统治的衰落所产生的影响，并特别提出这些实权派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行政官僚性质，他们与清代王公手下的权奸不同。三、北洋军阀、国民党的压迫。通过民国时期的历届政府在伊盟开垦牧场、旗县设局和地方军阀、各省县当局侵夺伊盟各旗权利的事实，说明了民国时期的反动统治者所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不仅给广大蒙古族人民带来痛苦和灾难，而且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伊盟王公的统治。

文章最后认为，民国时期伊盟王公统治的衰落，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内蒙古地区社会结构的新变化，而且也反映了整个蒙古王公制度衰亡的命运。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